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盡十五日乙巳

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朔上朝賀太上皇於延福宮并詔百官僧道出南薰門赴軍前致賀二將遺史曰是日有旨令百官僧道往軍前致賀尼堪傳令止絕之

舊制正旦日朝會車駕坐大慶殿諸國使人入賀殿庭  
列法駕儀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諸路舉人解首亦士服  
立班其服二量冠白袍青緣諸州進表官各執方物入  
殿諸國使人大遼大使項金冠後簷尖長如大蓮葉服  
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裏金帶如漢儀大使拜見立左  
右其拜以兩手着右肩為一拜如漢儀夏國使副皆金  
冠短小幞制服緋窄袍金蹀躞皮靴入手展拜高麗與  
南交州使人並入漢儀回紇皆長髯高鼻以足帛纏頭

散披其服于闐皆小金花氈笠金絲戰袍束並妻男同  
來乘駱駝氈兜銅鐸入貢三佛齊皆瘦瘠纏頭緋衣上  
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蕃椎髻烏氈並如僧人禮拜  
入見旋賜漢裝金襍之數更有真臘大理等國有時朝  
賀大遼使人在都亭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  
回紇于闐在禮賓院諸蕃國在瞻雲館懷遠驛唯大遼  
高麗就館賜晏是歲圍城中遇正旦而命親王就敵帳  
中致賀都人傷感繼之以泣濟王景王詣金軍賀得

金銀數斤以歸尼堪遣其子真珠大王同使人八人入內賀正

二日壬辰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燒香拜先聖諸受內金銀輸納不絕絹已畢數徐秉括根括高傑高伸家收藏昨蒙聖旨根括權貴之家金銀表段據南壁根括官陳著押到高伸家女使劉梅壽先將金銀令幹當人劉均次押往見高傑家收藏本府遂差人勾劉均出頭其高伸却與兄高傑穿執親來本府庭下高傑係金吾

衛大將軍高伸係延康殿大學士日前受國厚恩不可  
勝計今將倚恃官高庇護幹當人却各乃親自出頭抵  
靠實恐難以集事伏望特賜指揮施行奉聖旨高伸輒  
至公庭有虧臣體高伸落職高傑降充左衛率府軍  
三日癸巳兵馬大元帥次東平府 王以正旦過華縣  
宿陽穀縣二日過景德鎮宿迷魂寨至是到東平府本  
路安撫使盧益轉運副使黃潛厚轉運判官閻丘陞以  
下官吏出郊迎接百姓父老夾道駢肩驩呼之聲溢滿

城市

四日甲午金人蕭慶就都堂聽講月令洪範 再詔諭

河北河東割地詔曰敕某州守臣某大金元帥府領兵  
來責失信欲盡得河北河東永固結好雖即時應許遣  
聶昌耿南仲前去割交其寔念祖宗之地不可與人故  
自大金臨城堅守禦敵終至失守出城歸欵所有重兵  
雖不下城猶稱只候此交割州軍撫定了當然後收欵  
仍取了應合交州府官員在京血屬執質才候撫定了

日放歸團聚其在外者亦別作根勾去訖近刷到石州  
種廣家屬送還軍前稱石州早已歸欵遣回不用足知  
其餘家屬才候撫定亦當歸還今聞某州堅守未降足  
認勤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外界然大軍尚在城下若  
迤邐堅守須至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為社稷之禍  
豈如早毀樓櫓開門出降撫定本土人民外元係河南  
客官軍民客旅人等元放還則公私各得其所再念京  
師城池深固猶不能保若汝等不務順從其於宗社無

所裨益所在亦必不保慎毋執迷故茲詔諭想宜  
知悉是日持此詔之寨中泣血錄曰金人遣使廻朝廷  
再詔諭河北河東割地自聶昌耿南仲出使繼遣陳過  
庭往而兩河守臣人民作堅守計例不奉詔至是累日  
才得石州朝廷不得已乃降詔諭南京先是正月一日  
金人同撫諭使臣賚詔至南京取金帛南京疑不與復  
遣使臣持奏入京覆其故忽覽來奏知撫諭詔書已到  
又知南京蒙大金更不攻打喜極出涕所須金銀足帛

當竭力應付一疋一兩不可存留根括係官吏民庶人家盡數供納以謝恩德京城見在收拾犒軍務在罄竭近詔書朕苟可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亦可以此意曉諭官吏民庶勿更執迷恐誤大事南京與金人凡金百兩銀二萬五千兩絹一萬四千疋

五日乙未大元帥命官往祀岱嶽 日記曰康王念二

聖久被圍閉涕泗懷憂乃命官往祀嶽廟所禱國祚無疆之福命耿延禧撰青詞曰伏以國逢灾會諒大數之

難逃神有威靈冀隆仁之垂佑念當艱棘遙發忱誠望  
峻極以傾心罄虔恭而歸命伏念宣和叢弊失在於驕  
奢靖康鼎新方崇於勤儉登寶位之未幾忽金兵之大  
至初通和好之情終肆憑陵之禍今則金湯失險社稷  
阽危君父何為橫罹憂辱生靈無罪大被誅鉏係累成  
羣去作他方之鬼逋逃遍地皆為失業之民雖幸免於  
刀兵亦必墮於溝壑况刻深之巨禍發於隱伏之奸謀  
慘不忍言空成隕涕措躬無地請命於神伏望昭鑒俯臨

寶慈眷皇朝有積累之舊念嗣君無侈汰之愆平時康樂之民率多良善中間有識之士不懈薰修家何一概而亡情詎勝於哀痛况今首尾已歷冬春尚或交兵未罷願察么微之懇特差救護之仁使金人未足之心不為已甚畀趙宋無疆之福復見太平

七日丁酉雨雪天寒地凍如鏡行者不能立足人馬皆不可行

八日戊戌何稟使軍前還尚書省揭榜何稟使軍前懇

尼堪乞減金銀表段尼堪不從既歸尚書省揭榜云准  
御封付下大金犒軍金銀表段府庫士庶已到數目千  
分未及所須之一專遣右僕射何稟躬詣軍前懇告乃  
准問謂京城人民衆多必隱藏欺誕大金全活一城生  
靈無以為報性命既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督責四  
壁官急行根括御史臺催促覺察自宰相以下未納金  
銀指名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所司勾呼禁  
繫枷拷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行訊拷枷項促催

者相望於市人不聊生

九月己亥上朝太上皇於延福宮宣和錄曰是日太上皇后皇后偕至置酒食甚欵然不及次日出郊之意晚金人遣使致書欲車駕再幸其軍議加金主徽號遣高尚書持書來高奏陛下不必親出姑為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上亦不欲出郊而何㮚獨議必行上信之  
㮚因歸堂自敕曰孫傳謝克家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來日車駕出幸軍前時何㮚自謂折衝有術對金使歌

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金使皆笑久之遂出手  
詔今月初十日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或云是日  
有使來要駕託以面議金銀事而上之出以議徽號  
為辭遺史曰金人遣人使來請上詣軍前云農務將興  
及徽號事須當面議之乃降詔曰朕初十日出郊見兩  
元帥議徽號咨爾衆士各宜知悉封氏編年曰吳草見  
詔謂親信曰天文帝坐甚傾車駕若出必見留乃見宰  
相何巢曰此度駕出必墮敵計願相公奏上勿出巢曰

二太子邀駕無他祇為要上加金國徽號必不留也草  
曰敵情難測焉敢取信梟懦怯不知所為戰悼失色而  
草言終不見聽乃請於樞密院張叔夜孫傳乞奏二人  
雖入面奏而業已議行矣

十日庚子車駕再幸青城軍前遺史曰上出郊以皇太  
子監國以孫傳為留守尚書梅執禮副之識者謂鴻門  
之會豈可再行也哉是日士庶僧道往南薰門候駕迨  
晚榜示詔云朕出郊議加徽號事會諸將未集來日回

內仰居民安業孫覲狀曰正月初九日二將致書請上出城議尊號何與面奏宜如書十日復幸青城舍親王位供帳蕭然饋餉皆不至羣臣相顧失色蕭慶諷李若水留吏三百人餘悉遣故人多放還者於是金人以數輩持兵守閭謹誰何日將入掩關外向以鐵繩維之燃薪擊柝傳呼達旦上不堪幽閉之辱往往出涕上之再幸敵營也何臯曹輔吳升莫儔李若水譚世勣司馬朴汪藻孫覲扈駕從行上至青城舍於端成殿東廡是夜

衾枕不宿戒席土床而寢何巢已下皆置之別室上之  
出也人無知者忽見榜示言駕詣大金軍前議加上徽  
號仰軍民安靜不得扇惑衆大駭時上已出矣中外莫  
不寒心靖康遺錄曰自十二月至正月金帛不足無如  
之何敵催迫逾急頻數號令欲縱兵入城百姓輒驚不  
安其室上以問蕭慶答云此事須陛下自見元帥乃可  
了畢會尼堪亦遣人來請再相見上疑敵人見欺意欲  
無往而金銀不足恐其縱兵不得已乃令皇太子監國樞

密使孫傅為留守上密謂傅曰至敵寨慮有不測當以後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募勇敢必死之士得二三百餘人擁上皇及太子潰圍南奔我從金人之命死生以之遂以初十日駕復出何槩以下皆從既至青城尼堪不相見上於前所居舍內嚴兵護守靖康別錄曰金使請上詣軍前加金主徽號先是都堂集議加金主徽號曰繼天集統昭德定功惇仁體信修文振武光聖皇帝太常博士華初平力爭以為不可二府怒罷之汪藻

之為太常少卿草定冊文去冬遣馮澥等充奉冊寶使及河敵騎大入乃還至是遂親上之諭河北軍民手詔宣和錄曰是日三省樞密使院同奉聖旨朕自即位以來金人交戰不已朕累下哀痛之詔諒爾等共悉朕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季應援兵尚爾稽遲使吾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者金人已登京城按甲議和欲使朕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靡有不從念屈辱之極時事至此不獲已許帝姪和親立大河為界而金人實

未歛兵欲質我太上皇又欲使朕南遷王室見今難守  
金兵終不退歸朕上禱皇天未之震怒下告民人未之  
懷憤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  
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  
何使朕與吾民至於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  
敵人各宜自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  
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誠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為號保守  
疆土使予中國不失於敵人天下安平朕與汝等分土

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苦碎首故茲詔示宣此至懷上至  
軍前降御筆令王若冲邵成章衛護皇太子赴宣德門  
議事

十一日辛丑駕在青城尚書省揭榜為金人足段數少  
聖駕未得歸回遺史曰士庶僧道雲集於南薰門俟駕  
回午漏帶御器械汪宗沔自御前回俄有榜云王帶御  
傳到聖旨大金元帥因金銀足段數少聖駕未得回歸  
事屬緊切在京士庶各懷憂君之心不問貴賤金銀足

段火急盡赴開封府送納許人告給賞隱藏人依軍法  
人心惶惶不安尚書省榜奉御批累見今高尚書傳元  
帥台令為金銀表段數少且留車駕在此俟見足數方  
可放還可依下項並仰具數目明批上厯限十五日以  
前送納如有顧惜隱藏却因搜檢告首發覺便行軍法  
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宮主王時雍等僧道之技術官  
放出宮人開封府戚里醫人百姓老娘諸行頭彭端等  
公吏曾經祇應倡優及兩軍祇應人大小園子曾在行

幸局祇應人內侍楊戩賈蒙等下勾當使臣曹剛等  
大宗正司宗室三衙曾經運輦官兵級內東門司妃嬪  
并龍德宮入內黃院子衛士幕士等各令知悉士庶見  
榜以駕留敵寨隨坊巷集隊伍裒聚金銀獻者不可勝  
數朝廷將大內器物并龍德宮諸王所之數悉將以獻  
自宣德門至南薰門軍民運金銀器物者接踵百姓所  
獻數目各書其姓名用木床羅列而獻上充塞道路王  
帶御傳到聖旨大金元帥甚怪金銀綵段數少朕再三

懇告云京師居民甚衆必不止此仰開封府尹告示戚里權豪士庶各體朕意日下分頭差官根括事體緊急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尋差下廂家至戶到店客戶倡優戶例皆攢認一城騷然自是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呼百官豪富之家捶楚催督哀怨之聲不忍聞矣宣和錄曰是日敵減儀衛止留三百人郭仲荀統之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並令先歸以欲上金主尊號故也於是鄆楷而下九人宰相何稟執

政馮澥曹輔翰林院學士吳升莫儔直學士院孫覲禮  
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少卿汪藻八人分居青城齋宮別  
室朝夕起居如儀李若水司馬朴以奉使亦從若水留  
青城司馬朴留幹里雅布軍中上通謁二將不見禮數迥  
異於前上不勝憂憇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彥自將  
本州人一千人號二千人前來聽候指揮奉王旨即日  
劄子仰下疾速取便路前去開德府駐劄聽候元帥宗

澤節制

十二日壬寅駕在青城金人索上元燈道路相傳二將城外作上元節觀燈凡在京師御前及諸寺觀正店皆赴府納燈街中搬擔不絕又取景龍寶籙宮當年放燈金珠琉璃纓絡燈珠翠羽飛仙之類悉赴軍前自月初至此十日之間寺觀宮殿所有上元燈飾征求殆盡

十三日癸卯駕在青城樞密院編修官胡程太學生余覺民上尼堪書 宣和錄曰樞密院編修官胡程書畧言優禮我寡君則庶民懷恩恤惠我都城則河北慕義

九千餘言太學生余覺民書引楚子圍鄭克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太學諸生數百人泣詣於南薰門上書於大金元帥金銀事乞車駕還內朝廷大臣陰以兵攔截又厲聲云諸生不可恐致生事遂出榜曉示有詣闈上書者須用樞密院令費達於是諸生懷書至樞密院轉達彈壓官恐生變止之靖康小錄曰是日王宗沔同敵使入門且語且泣都人驚疑紛紛相傳上在齋宮不食三日矣內外震擾莫知

所為行人並散歸處處蕭索可傷有郎官押御前冠冕軍中而金人有文字須要至上前呈過方赴軍中交納郎官出門至上所居幕次日曛暮於簾外起居上初不知自持一燭揭簾問卿何人郎官以實對曰押冠冕至此上曰卿曾晚食來否答曰臣未曾食上曰宰相幕次去此不遠卿可往就求晚食如無睡處却來此睡其人晚食復來上曰朕渴欲飲水所居止有榻上有氈二番前有小杌子二隻止有二綉坐子蕭然獨處而已郎官親

見歸以告人聞者痛心知河間府黃潛善知廣信軍張  
喚知保定軍高公翰知霸州辛彥宗知安肅軍王澈等  
各以本州兵至大元帥府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兼高  
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自將本司人馬一萬三千知廣  
信軍張喚二千五百知保定軍高公翰二千五百知霸州  
辛彥宗五千知安肅軍王澈二千以高陽關路副總管  
楊惟忠為都統制赴大元帥府王慰藉溫厚人人感悅  
十四日甲辰駕在青城留守孫傳取上皇聖旨括諸王

公主宅金銀宗廟供設祭品等悉取之又令御史臺置  
籍記掌百官不敷納者罪之 總載曰是日有王文昌  
致書遍告在京貴戚官吏士庶之家今天子蒙塵於野  
亦為金銀表段不敷數目使金國藉口公等為人臣子  
豈不上念君父速出盡納於官况金國攻破京城幸其  
欖兵不下當時若使之縱兵大掠則子女玉帛皆為所  
有加之因在圍城以糧米為命而金銀表段不能食若  
使遷延歲月使城門不開雖欲售之亦無所用今公等

猶守既破之城惜已弃之物又何愚昧之甚又况平日  
所為貴戚者素無殊勲止緣寵幸世襲封爵為官吏者  
亦有所射利濫叨祿俸倚官營私恣行剋剥為百姓者  
欺罔嗜利競較錐刀以取豐富及使賢能有在下之嘆  
善良受饑寒之苦此天假金人取之若不反自痛責由  
貴及賤各出所有以已率衆大謝天下變咎尚循故態  
徒為文具萬一金國發怒悔之何及蓋聞智者先事而慮願  
公等上念祖父數見勞苦於外而下全爾家屬之命轉

禍為福輕財惜生無自取戮况今朝廷見行推賞又許事定開門各償價值公等亦不失利何苦冒法而不將出者果盡數赴官更無隱匿至未敷數文昌却願以一身詣金國軍前以實告萬一不從文昌當為公等論列利害雖鴉鑊不辭望公等聽之無忽駕前夜召孫覲等賦詩中書舍人孫覲辭免待制奏狀曰十四夜貴人劉當時傳旨召臣臣遄往方進晚鋪何稟侍傍命臣坐賜以卮酒上輶食語臣曰卿作即事詩須用三百字臣言

車駕未有還期臣等憂憲無聊而三百字非立談可辨  
容臣退思以候它日皇曰聖情不悅羣臣當有以娛侍  
帝者賦詩不足辭上曰以歸字為韻而內侍輩持燭操  
筆研摘紙趣臣應詔臣不獲已作絕句一首詩成進御又  
令賦回字一篇上大悅復賜臣酒仍召馮澥曹輔吳升  
李若水譚世勳汪藻同賦羣臣見歸回二韻益悟聖意  
所在不覺歎歎鼓三通劉當時哀集藏去臣等拜辭以  
出繼此二將遣使須求凡上所不欲見之書札者必遣

臣密諭孫傅凡六七遣矣 呂本宗痛定錄曰前此上在青城齋宮無聊何集奏宜賦詩以遣興乃以孫覲汪藻應制上詩用時字韻覲詩曰噬臍有愧平燕日嘗膳無忘在莒時藻詩曰敵帳夢回驚日處都城心切望雲時有以此達金帥及見在莒之句又斥其為敵帳因據此為名遂遲留車駕

十五日乙巳駕在青城前遣人傳榜回泣血錄曰榜曰傳聖旨軍中供帳膳羞皆如法宰執從官次舍皆溫潔

禮數優異只緣金帛數少商議未定仰即速催促務要  
數多一二日間必定駕回保無它事恐兵民憂慮故茲  
曉諭各令安業務要寧靜不得喧擾以民情頗動故有  
是令金人請車駕劉家寺觀燈遺史曰金人索元宵燈  
燭於劉家寺放上元請帝觀燈尼堪幹里雅布張筵會  
召教坊樂人大合樂藝人悉呈百戲露臺弟子祇應倡  
優雜劇羅列於庭晏設甚盛有致語云七將渡河潰百  
萬之禁旅八人登壘摧千仞之堅城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六日丙午盡其日

十六日丙午駕在青城進士段光遠謹齋沐裁書獻於大金元帥軍  
車駕大宋進士段光遠謹齋沐裁書獻於大金元帥軍  
前僕嘗讀左氏春秋傳有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又嘗

讀禮記聘義有曰輕財重禮則民作遜矣讀至斯言掩卷長嘆竊謂非賢人之儔誰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上皇帝膺天明命以揖遜受禪奄有神器為天下君創業垂統重熙累洽垂二百年東漸西被南洽北暢薄海內外悉為郡縣殊方絕域皆為鄰國聘問交通絡繹道路其間義重禮隆恩德深厚方之他國惟大金皇帝為然比年以來本朝不幸姦臣用事宦官撓權不知陳善閉邪而格其非心罔有獻可替否而引之當道欺君罔上

蠹國害民靡所不至姦臣可誅士民可弔事一至此則  
弔民間罪之師有不得已而舉也恭惟大金皇帝舉問  
罪之師施好生之德念今聖之有道憫斯民之無辜宗  
社再安生靈復全深厚之德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賜  
若天覆而地載兩國永和萬民悅服夫如是則親仁善  
鄰曷以加於此哉先時枉駕鑾輿為民請命重蒙金諾  
與國通和常謂髮膚亦所不惜况於金帛豈復辭哉宵  
旰焦勞不遑寢食官吏根括急於星火竭帑藏之所積

罄貧下之所有甘心獻納莫或敢違雖曠蕩之恩難以論報而有限之財恐或不敷久留聖駕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事君之禮發於朝號泣呼天而痛君之民滿於道仰望恩慈再垂軫念冀聖駕之早還慰下民之痛切夫如是則輕財重禮曷以加於此哉伏念光遠草茆寒士沐浴膏澤涵養聖渥陰受其賜于茲有年才疏命蹇薄德無階今茲聖駕蒙塵於外儻雖至愚噫嗚泣涕疾首痛心甚於庶民尚幸仰賴元帥再生之恩若天地之

無不覆載於人無所不容僕是以敢申忠義激動之誠  
于冒威嚴仰期垂聽俯賜矜憐無任哀懇不宣金人逼  
劉韜受官韜死之劉子羽言父死節曰亡考自宣撫使  
被召十一月十五日到闕十六日引對時已報金人渡  
河即有旨除提舉京城四壁守禦繼而金人兩路兵薄  
城下盛陳攻具為必取計亡考遍歷京城知城大難守  
兵懦不可恃四方未有援師力於上前奏事勢危急須  
於金人未攻城前遣使議和一向除康王兵馬元帥檄

天下入援上深以為然十一月十八日聶昌出使除  
考都大京城四壁守禦繼而金人兩路兵薄城下威陳  
攻具為必取計繼而唐恪宮祠槩拜相力主戰議以亡  
考極言不可輕戰降旨謂亡考誤國搖民落職更降五  
官宮祠閏十一月十五日何槩出兵并遣郭京領兵自  
陳州門出戰失利金人乘勝遂陷南壁二十八日召亡  
考至內東門宣諭亡考謂不從卿言乃有今日何槩誤  
朕二十九日從駕出都至南薰門十二月初二日郊外

歸初三日有快行家親事官來宣亡考至內東門云已有旨差往軍前充割地官初五日早出門後知金人以亡考知真定府有聲來取到軍前在壽聖院安下差僕射韓正管伴云國相久知資政名今欲任用亡考但力辭正月十三日韓正取亡考去相見云主上再出郊軍中已議廢滅宗社別立異姓并取太上皇國相已說與資政為代兼說亡考以立異姓之後兵連禍結不若此去取富貴亡考歸呼使臣陳瓘等說主上已出金欲滅

我宗社乃欲用我當國手寫一批字付陳瓘曰大金不以予為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侍兩夫忠臣不事兩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妾婦之道所謂大丈夫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予今日所以有死也令持歸正月十六日沐浴更衣以衣絲自縊敵人無不興歎泣曰劉相公忠臣於寨中尋之親隨使臣陳瓘等共偕聖壽院西南岡山仍遍於壁柱間大題劉資政靖處三月二十九日陳瓘自軍前逃歸四月初四日金人

北歸初六日具棺衾故將王

缺名

以兵防護出城大殮

在淺土凡百日顏色如生當日扶護入城大敵入郊旋

致入郭之禍外鄰背約敢生邀主之謀海隅震驚神明

悲憤念守國守疆之力無荷戈衛上之勤舉首籲天歸

命叩佛六龍返正願叶視履之宜九廟再安益介靈長

之祉靖康小錄曰公諱韜金人既敗誓約擁師而南公

帥真定盛設備以待之敵知而不攻暨議和北歸公建

策請速援太原勝負之本也遂召公為制置使既而遷

宣撫副使駐軍遼州與諸路援兵犄角而進九月大原失守諸屯之兵皆望風潰而公一軍獨全於是天子命公歸援河朔師至信德府而真定已陷有詔移軍大名敵既濟河復取公入覲命公為提舉京城四壁守禦公日夜親臨衆不敢懈敵蟻附而前力攻東壁公親乘城以死拒敵閏十一月以言章罷守禦授以宮祠未幾復命專領北壁守禦二十五日敵自南壁登城二十六日敵循城而北公親持鎗督衆力戰至夕諸軍稍稍遁去

公遂奔趨禁中以衛乘輿金既偽和且索公出敵雅知  
公真定之政時金之樞密使韓政年高尼堪欲以公代  
之公力辭焉遂館公於樞密院屢欲用公而公以病告  
終不肯受金亦未之迫也上蒙塵軍中正月二十六日  
敵因遣韓政說公曰帝不復歸矣公宜受命尚何望乎  
公為謝覲少緩之自書家信其畧曰忠臣不事二君貞  
女不事二夫此吾今日所以有死也付隨行使臣陳瓘  
劉玠使乘間入城付公之子子羽因閹戶自經而死金

將大怒戶之於塗曰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緩  
瓘等夜竊公尸瘞之於蔬圃因相與逃入城中敵人既  
去之後公子子羽同瓘等出城棺殮時幾百日而公容  
貌不壞今上登極贈公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嗚呼貪生  
而惡死喜富貴而羞貧賤人人不易之情也矧世已顛  
覆莫能扶持士大夫皆欲全一介之命其倒行逆施深  
慮巧畫無所不至而况敵欽其名欲寵異之而乃甘心  
於死乎節義之著無愧古人其可無述也詩曰有赫劉

公心在王室氣吞強敵忠貫日月九鼎既淪四溟蕩潏  
公如山嶽萬仞屹屹富貴莫誘威武莫屈仗節而死無  
愧委質 中興姓氏錄曰劉韐建州人也元祐元年登  
進士第宣和初知越州方臘反來攻城韐極力備禦戰  
破之靖康中太原府已陷乃擢韐資政殿大學士河東  
宣撫副使張俊苗傅皆隸麾下韐與大金戰河東敗則  
留俊傳軍信德府而走京師降八官落職罷之及大金  
攻京城上登城見護龍河填壘已定李擢安扶守禦不

盡心罷之復以韜與田灝為提舉官及城陷韜自縊而死年六十贈謚忠顯衆哀其忠守文虛中撰宋故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贈特進資政大學士贈開封府儀同三司謚忠顯劉公神道碑曰宋興百七十載祖宗以仁厚忠恕廉耻待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無復前世之戮辱亦有致位通顯終身安榮率為子孫數世之利固宜人人自重知所報本一旦禍生隣釁京師失守公卿吏郎交首北庭往往為之領袖耳目至誑迫君父致之

敵營之下天地淒慘神人憤泣獨二人以死節聞曰資  
政殿學士劉公韜曰兵部侍郎李公若水當擾攘變故  
之際議者不敢昌言其忠金人尚高劉公之節至為小  
殮瘞覆揭示其處平昔無事時公凡使於外未嘗陪鳴  
玉之間一入朝言者隨而擊之至在圍城中上書不為時  
相所容一日死難毅然在他人之前乃知忠義之士固  
自有守方難之興劉公為真定安撫使率軍民固守金  
人攻城不下則分兵綴之引大軍而南上初即位羽檄

召天下兵未集乃屈已捐大幣為城下之盟許割以和  
敵僅退師旬日之間援兵大集用事者乘士民之憤奏  
遣數大帥分總而北期于北懾燕薊西解太原之圍其  
言憤厲明決若可以漏刻制勝獨劉公憂之屢言亟戰  
怒敵為非是金兵以暑度陘會山西之師于雲中所留  
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散將歸告於朝大臣責讓遣使  
督戰項背相望大將种師中感憤泣下帥衆以泣出遇  
敵死之而朝廷所遣別將姚古解潛折可求相繼奔敗

中外震恐上知公可用乃以為宣撫使使集散兵扼邢  
洛既太原卒陷真定亦為金人所據事益急乃驛召公  
赴闕久之敵合兩路大軍皆至京城下公又申前議以  
謂大城難守兵危難戰惟有遣使欬師緩其攻城之謀  
開元帥府以節制天下使之入援宰相折公於御榻前  
曰大抵臣僚自北來皆張大敵勢以戰為非今韜亦然  
欬師非策惟有戰耳公曰今日事勢已至此乃遣使欬  
師因為非策然不於此日引月長以待援兵之至恐無他

計若必欲戰則前事有鑒非臣所敢與知也宰相怒以公為沮國搖民即默之及城陷召公入見上雪泣執公手曰不用卿言至此金人知公名請上書詔召至軍前宰相猶給公為割地使公至敵軍中踰月乃使館伴韓政諭以用公之意因言南朝已擇立他姓自是兵連禍結卒未平定宜與家屬北去自保富貴公慨然曰有是哉歸而沐浴易服取幅紙書曰金人不以我為有罪而以我為可用但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况主憂臣

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所當大丈夫富貴  
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予所以有死也書畢飲杯酒以  
衣絰自縊而卒嗚呼古語有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  
公之始議欲以計歛敵而以戰激怒為戒顙謀者與公  
相違卒以致禍顙謀者不能即死而公乃先死此尤為  
忠臣義士之所難也初金人起自海上屢敗契丹遼東  
人避亂有浮海之登萊者或言因耶律氏之衰可以復  
取燕薊太上皇念信誓之重詔大臣集議皆唯唯兩可

唯鄭居中鄧洵武以為不然時相乃欲因此固位與童貫相表裏遂遣使持貫書從海道覘其虛實使與金人潛來約我舉兵以夾攻契丹太上重其事依違未決會近臣有窺覲相位者乘間進策且以言動朝廷曰彼約我以夾攻我若不從彼心反憾起異時兵端悔之何及遂復使通國書許以如約因以燕地為請及宣和壬寅邊臣奏契丹主僖敗於白水其叔父淳僭立燕人來請師師到可不戰而下貫自江浙歸遽奏引兵而出太上

以公參其軍謀公自越州乘傳至瀛鄭間而種師道之軍已潰於白溝貫憂懼不知所出公至雄州乃自請詣軍前就師道議歸而語貫曰燕人固守未可輕進且祖宗有誓宜且班師會蔡攸來出所得太上親札曰祖宗信誓指天誓日又曰燕人說則取之不說則勿取之貫以公言契合遂劾奏高陽帥侯益知雄州不和先誣妄誤國乃分屯以歸未幾耶律淳死無嗣其妃攝政議者以乘隙為易貫攸復欲進兵中使自京師來出御札督

戰且諭將佐寮屬曰朝廷與金人約夾攻契丹久矣我若罷兵彼將滅遼與我為隣得無責言乎若使異時生釁誰任其責公曰與敵人共事非計也貫怒曰此出上意公以為非計耶公曰自古與敵人共事鮮無後患事不成則恩威俱廢四隣解體事成則敵恃功必有邀索唐以回紇破安祿山納侮召亂百年不已况金人氣燄非回紇之比乎凡爭議踰旬未能奪會郭藥師以涿州降我師遂出劉延慶為大將時當軸大臣乃昔年窺覬

相位者欲沮宣撫司乃自京歸遣使厚許歲幣求燕地  
與金人欲以不戰而得地自以為功仍遣人密戒延慶  
以毋輕進時有首先下涿易功賞三省故緩其事凡軍  
前奏請率多譴却於是大軍日行十里駐涿州良鄉縣  
踰月不前將士暴露困怠銳氣銷阻而潰卒不能再舉  
金人自居庸入燕以歸我歲增幣鉅億萬金人始益驕  
傲下視中國矣自出師取燕山以至靖康城守皆參預  
議謀每與用事者相戾乃繼之以死以明君臣之義與

夫危人之國敗人之師而殺身以謝之者固有間矣嗟乎前日廷議之臣不處彼已之勢不量可否之宜引道聽塗說小民喧嘩之言以斷天下安危大計既相與敗國矣則又歸過君父滅弃臣子之禮苟可逢迎敵意求容於敵國者無所不至也故上北狩所留詔札之旨無不動人逮盛德嗣興宗社復寧誤國從偽者皆幸得生存而公乃先死不獲復見天日嗚呼天人之際善惡之報其果非耶不然則幸而生與不幸而死固自有數而

不可致詰耶夫天以高名全節畀忠義之人不待留身而後顯則公所以捐其所輕輒取其所重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是豈可以幸不幸為言哉公歸葬建州之崇安其子以虛中與公契舊日見謀議本末乃以表墓之文見委因而論著大節事係天下之所以安危者揭示道左且以辨明取燕之失不在上皇仍繫之以詞以槩舉公平生之事是區區之夙願也其詞曰劉號著姓始家咸秦逮公六世乃遷甌閩曾祖文廣甘於隱淪祖父

太素以儒學振顥授魯史其徒千人皇考民先益衍斯文遂繇恩舉側於縉紳悉以公貴恩封荐臻朝議正舉貴於幽宦英英厥配宜其累姻咸寧感義秩為小君公生而異幼耽經史來試有司策名上第重慶在堂撫公以喜板輿從養時其甘旨豐城一尉活彼饑民令於隴城調發惟均王師度隴以公從軍驟列朝籍聲稱藹聞時方開邊轉餉是急公摠平貸歲登萬億斥羨于敵以易兵食公無弃財物無勤力帝用錫祉授以中秘郎瑕

之寶邊計仰給故籍弗存利源湮塞命公總領制  
置之職刊燬之餘是据是緝迄於有成纔期歲力  
祕殿論著集英為首或繇材選或以功授八遷至此褒  
訓每厚遂摠輸轉使於關右鄜延謀帥以公守之兵畝  
涅中聲搖西陲公列將卒乘虛出奇踰月卒解震武之  
圍隱如長城名動羌陲夏人欵邊自狀其罪願附章聞  
矜此恫悔僉曰彼羌反覆未改宜益蹙兵勿恃其給公  
曰不然彼累戰敗以我全盛尚虞後害相彼小邦寧無

懲艾遂以便宜列言于朝帝有恩言和此天驕東暨麟豐  
西踰臨洮蔚其稼穡更休戎搖自公一言致彼旅獒西  
清次對用旌厥勞公厭乘邊東越剖符越乃澤國湖水  
是瀦下流灌溉烏鹵膏腴誰俾涸此利其歲租飯豆羨  
芋困不重輸藉在水衡好用事須孰敢弗督以速刑書  
公為喟然疏入以時當寧慨嘆恨不夙知盡捐所賦活  
此僥艱桐溪回穴有盜竊發既躁餘杭七州幅裂官吏  
曹奔官軍氣奪或請公避公顧而言為上郡首其可弃

捐乃治闥閣乃礪戈鋌畜牧牧野什伍比聯敵來瞰城  
公親披堅揮兵出閭空拳爭先一戰而勝肩體盈川溫  
台暨明賴公以全越氏德公郊墟市蜃飯食必祝願公  
永年帝聞民情謠譽籍籍予有忠臣功映皎日超陞秘  
殿命書赫奕寶帶名馬終朝三錫公方應召邊吏請  
師命公便道往贊樞機幕中抗議人為公危常山請帥  
未至而移汾陽強敵以衆來歸公上論策不可挽羈昌  
以厚廩糜之京師章上報聞後患終遺帝念久勤俾榮

故鄉爰自建安易麾福唐式寵其行進職延康過家上塚三祖熒煌里民喜來牛酒相望乃揮錫金儲為義莊燕及功總時其奉嘗公頃過都見辭留連造請臺省故例則然或者中公以逢貴權謂於中司有所謫言退領祠宮曾未踰年擢守荆渚復來建安盡還故職以榮使旃盜起河朔再帥常山公之來斯羣盜方熾單騎入境覘者睭眙其首柴宏世服耘耔不勝誅求乘憤而起公還其植歸安田里宏感誠言矢死無二冽彼

潢池畀以榮利不飭吏士直造戎壘開諭禍福不施笞  
箠帝用嘉之永錫爾祉煌煌命服重逾粲麗副以名駒  
繡韞瑤轡降人調馬莫敢抗拒詔俾內郡悉空牧圉公  
以便宜格詔弗與有奸根株窺伺廩庾雜以糠穀貪如  
雀鼠廉車之姻誰其敢忤公命勑治趣告獄具營掠衆  
至卒竄他所藉其家資以餉禁旅兵鉞趙繹中貴人子  
取賂于軍以免戰士公得其實叱下械繫貴人憤恨泣  
訴宸宸上慮佚罰建治廷尉自是姦贓望風披靡惟時

敵人因此造釁筦樞暗事專兵以逞尚欲受地開雲中  
郡公列其寔逢彼之愠文移未復敵軍壓境憚彼渠魁  
挾我叛師驅馬南牧蠭集都畿帝用屈已要盟乃歸哀  
取金帛所過無遺大臣特詔迫公以威既竭府庫又取  
我私公不為應郤之有辭敵憤未泄環城欲攻負彼衆  
戰舞于梯衝公命蹶張潰其狂鋒久乃逸去全此危墉  
進職資政寵渥彌豐敵之再來公護諸將敗亡之餘師  
殲氣喪公以忠義激于悲壯手執大麾視我所向有詔

來觀閉於重圍獻議不合煩言乘之公斥未久迄至阽危公之畫謀無非先計又以死明君臣之義雖古烈士視公有愧天子震悼褒卹相繼還畀舊秩贈大學士易名忠顯惟以節惠公娶李氏進封康樂繼室曰呂敏於婦德安康名郡承其恩渥公子三人詒訓清忠長曰子羽綽有父風入奉朝請執鴈以從進直芸閣亦以似公子翼子翬八品仕初將命東浙帝以詔除管記幕府從公辟書有女出適曰祝可久通籍於朝在君之右二

孫珙璫嶷嶷並秀公仕三紀屢經郊宥肫彼恩秩叔父  
之後故以常延尚遺二幼公生丁未治平二禩迨其捐  
軀歲亦丁未拱辰之麓新阡載起揭此銘詩亶告來裔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六

宋 徐夢草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七日丁未盡十八日戊申

十七日丁未駕在青城太學生汪若海上尼堪書太學生汪若海謹披心腹露情素獻書於大金元帥聞之知天者可與論安危之計天道甚遠人心可卜往者天將

有警於宋是興燕雲之役以假手於大金我上皇天命  
是畏惕然內禪於是大金乃戢干戈乃申盟好我寔懷  
惠賂以名都我寡君朝夕恪懃奉以忠信不敢有怠惟  
是一二庸臣輕議淺謀肆其愚衷以眩惑我寡君之耳  
目是用再辱軍師之臨恭惟大金既併契丹又服我宋  
有以見元帥之勇料敵無遺百戰百勝有以見元帥之  
智城邑望降迎刃而解有以見元帥之威功振天下光  
臨隣國有以見元帥之名破人之城不恣屠戮其誰不

歸仁堅皇上之約成我寡君之孝其誰不與義勇智所以行世而武不可驥威名所以張國而勢不可必仁義所以成德而獲天人之助何謂武不可驥物致則反冬夏是也智至則危累暴是也是以古之善用兵者必觀大極究數而止用能保世以滋大如或不然則殺人之父孤人之子頭顱相屬暴於橫野天安得而不厭哉此所為元帥懼也何謂勢不可必元帥之於中國也有令必行者有令不能必行者戰必勝攻必取此令必行也

因號四方曰爾無叛則令不能必行也何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人君不足以自存匹夫可以成帝業是宋不得而事大金則大金不得有河北也所謂為元帥懼也何謂德獲天人之助元帥誠能無驕智勇保守威名黜攻伐之心肥仁義之德則人心知歸天道必喜此所以樂為元帥道也然抑嘗聞之富人之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曰不築且有盜暮而果失盜富人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今某之於大金也相距數萬

里惟是風馬牛不相及則其迹踈於隣人之父而元帥  
左右腹心之臣親於富人之子某乃敢飾小說以觸雷  
霆之怒誠不自量雖然為宋人解倒懸之勢而為大金  
立不拔之基事有相當理有適然何者且夫元帥智勇  
若是威名若是大功既立大効已著蒼天在上必不食  
言焉然而區區切有疑者寡君越在草莽中萬姓摧心  
折肝號呼叩天而奉使之言乃以金帛為約如此則是  
質寡君以要利也夫人一日無主則皇皇三日無主則

思亂元帥亂之不恤而使寡君之不歸是將大泯其社稷蔑殺其民人也順人心以致天討者果若是乎語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僵仆扶杖揮淚而言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顧衆曰今上寬仁似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也今日先死以為諸君之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小無不歎欷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

元帥豈不承於天不和於人哉請以兵為喻矢之不可  
射遠貫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人心也宋固弱也  
人心以戴七世之仁元帥固強也而人心未洽大金之  
政以河北論之大金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故此河北人  
未敢承命若惠及之惟官司之所守其誰敢距大金之  
命元帥捨此之圖惟利是要利聲日播而大德無聞河  
北安所歸哉河北之地號為奧區茲固不涸之倉不竭  
之府若鎮撫而有之豈金帛之足云元帥必欲得河北

則不可得也大金以宋為結歡之本在于待之以禮必不可無此則其所以思憂過計恐宋不得而事大金也今日宋之存亡權在元帥存亡有二不可不知也百姓之心欲在存宋奸雄之心欲在亡宋宋存則民得而安故曰百姓所欲宋亡則四方蜂起故曰奸雄所利自古取天下者不全在於耀兵而在定名分今夫天下猶一兔走則百人逐之非一兔可以分為百名分未定也賣免于市盜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雖以元

帥之強未能有河北名分已定雖以宋咫尺之檄下河  
北可也自天之判限制內外蕃漢不雜居兩國不同治  
攷之前史可以為証而契丹得割全燕而有之耶律有  
德於石晉而假中國之力也使耶律不挾以石晉之命  
則天下安知名分之所歸哉故曰為元帥計莫若親宋  
元帥其無恃甲兵之衆而有無宋之心雖蕞爾綿地四  
百州安知無豪傑士起於中哉語曰天下嗷嗷新主之  
資也豪傑之起非元帥之所敵矣請推明其利害夫宋

之所以不敵元帥者何也太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大金之兵以軍中為家以馬上為生而宋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所戀易以奔北是以元帥驅數萬之衆可以得志於中原若豪傑並起則中國之中人亦以軍中為家馬上為生所以蜂屯蟻聚各為報國家之難寔致操戈而逐北則元帥能橫行於中原乎亦知元帥之不能也當三國鼎峙之時元帥能橫行于中原乎其亦知元帥之不能也蓋游擊者易為力而坐守者難為功故為元

帥計莫若按甲休兵無庸有事於民者親宋也宋於顛  
覆之際受君之賜報德萬世無有窮已竊恐事出倉卒  
元帥捨萬世之德而起新主之讐也其為利害相去萬  
萬明矣其布衣之士久困大學匹夫之命甚微而一身  
之徇極寡居此圍城中非有事於宋君也又非守城之  
人骨肉親戚也然而每念天地之間人為貴古人斬一  
木殺一獸猶或不忍况其俱謂之人而相為屠戮哉竊  
為元帥之行慕義無窮是用敢議於軍前伏惟元帥

漏一

則願寬文武之怒如或不然則先斬某以徇 太學

生徐揆上金帥書取徐揆赴軍前揆抗辯死之太學生  
徐揆謹再拜獻書於金國相元帥太子元帥揆聞昔春  
秋魯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曰諸  
侯之從者曰討有罪今縣陳是貪其富也其可乎王曰  
善哉吾未聞也乃復封陳後君子莫不多申叔之善諫  
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且想其風采為不可及者  
昔上皇任用非人政失厥中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大

兵既臨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復存之元帥之德也兵  
不血刃市不易廛生靈幾死而幸免元帥之仁也雖楚  
子入陳之功未能遠過我宋皇帝以萬乘之尊兩造轅  
門議賞兵之資加徽號之請越在草莽信宿逾邁國中  
喟喟岐望屬車之塵者屢矣生民無主境內騷然忠義  
之士食不下咽又聞道路之言以金銀未足天子未還  
揆竊惑之蓋金銀之產不在中國而在深山窮谷之間  
四方職貢歲有常數况上皇在御宿奸擅權奢侈無度

蠹耗邦財海內蕭然帑藏為之一空此元帥之所以明知也重以去歲之役增請和之幣獻犒之資官吏征求及於編戶都城之內雖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於上以酬退師之恩也又自兵興以來邦國未寧道路不通富商大賈絕跡而不造境京師豪民蓄積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間有從官王畿仰給俸祿皆無長貲豈復有金銀之多乎今雖天子蒙塵臣庶効力根括私藏徧及貧戶猶未足償其數也曩者都城失守民

無一生之望荷恩金貸寶蒙再造之仁赤子拊心報圖  
無地况金銀外物豈復有惜乎第恐京邑家藏不足以  
償拋降之目雖以天子為質猶無益於事也元帥體大  
金皇帝好生之德每以赤子塗炭為念大兵長驅直擣  
中原未嘗以屠戮為事所以愛民者至矣今元帥有存  
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銀之故質君是猶愛人  
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奚擇元帥必不為之昔楚  
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左右曰不可許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春秋美之後世以為美談揆願元帥推惻隱之心有  
終始之惠返其君父損其元數班師振旅緩以時月使求  
之四方然後遣使入獻則楚子封陳之功不足道也國  
中之人德元帥之仁豈敢弭忘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  
死揆雖卑賤輒敢昧死以紓君父之難惟元帥矜之冒  
瀆台嚴不勝恐懼俟命之至是日先傳二帥留車駕過  
上元即回至是日猶未聞鑾輿之音人心憂疑罔測

其故太學生徐揆願致書二帥邀駕還闕先詣都省陳  
述執政不許是時書成願達者數人執政既不許獨徐  
揆徑赴南薰門揆誑云獻金銀守門者以聞以馬取揆  
赴軍中覽書論難揆因高抗辨論敵獻殺之餘人皆不  
達 靖康小雅曰君諱揆駕之再幸敵營被留未歸城  
中官吏士民震怖憂擾計無從出君以太學生具書極  
陳以謂為元帥計之善莫若親宋親宋則大金獲無窮  
之利苟君不歸則中原必自此亂亂則豪傑既出豈大

金之利哉委曲千餘言祈必歸吾君而後已袖書至南薰門使守門軍人達書於尼堪翌日金使人召君出遂留之嗚呼士不能奮節久矣君乃毅然不顧而前視百萬貔虎如入無人境則非獨君之忠可感動天地而其氣已吞強敵矣由是天下想望風采莫不嘆息使君當位則國家遽至於此乎詩曰攬槍騰光遂勃太陽六龍不翔昧昧八荒公欲挾飛再麗咸桑怒髮烈烈力鐫暴羌白刃亘野視猶喟芒凜凜之氣雖死不亡  
潰散軍

兵王在祝進以兵攻圍德安府陳規禦退之遺史曰先是靖康元年十一月京城受圍也德安府部集民兵勤王知安陸縣事陳規者字元則密州人以明法補官部押而行至蔡州聞京城失守衆皆不敢進窺敵其衆潰亂而散規乃安集撫存之整衆而退既到德安則知府通判曹職官皆以挈家棄城而遁規方入城有潰兵祝進來犯其境百姓請規權知府事規從之乃以寄居官及進士權作通判以下官遂遣弓手張立率民兵禦進

郤之人心稍固時城壁圯壞跬步可踰而又壕塹湮沒畧無險阻敵至居人大恐規隨宜措置相視城面向上如斧刃不可立人規下令從上向裏削去其半及三尺而止始得立坐作有餘外存其半倚以蔽身且補苴罅漏植木編竹橫門扉于其上代女牆以扞矢石而施守具焉羣敵主在先破隨州官吏來寇德安壬寅晚遣二人持檄開門延納規留書放回癸卯甲辰遊騎至城下在與祝進合軍亮焰脇人乙巳擁衆臨城在先持弓弩持鎗

牌攻城北城東規乃遣人出縱火佛舍與民居焚燒殆盡恐藏敵敵又以炮石鵝車之屬進攻城東自早攻至起更次日在先復令衆數千人擁隨州官屬近城東門云統制來要議事規在門上呼之曰何因至此曰京城已為金人所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莫不墮淚然猶未知其的規語在皆詭亂辭說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退去自是黨忠亦復時出沒張立者規常用以出戰後為將官自此調五縣夫增築城

壘開封府榜駕前傳報元帥留上赴擊毬會且候天  
晴燕畢便還內仰居民安業是夜曹門外金人下城擄  
掠又有縱火燒五嶽觀者

十八日戊申駕在青城根括金銀尤急凡親王帝姬等  
則由道君聖旨拘收兩府執政并開封府提事使臣則  
由御史臺內侍官并三省密院職級等則由開封府京  
城四壁騷擾不安金帛之輸日用萬人肩摩轂擊皆差  
鄉監於南薰門外交納物采冗併至有留三日而得交

者金遣皇族郎君日在門下布大挺於前羅列兵刃凌辱官吏有秘書省官姓藍以微故輒杖三十大理卿尉遲紹先司直王忠臣少違其意拽坐庭下批頰數千或以腦麝建茶等物遺之僅獲免戾一日踞坐譙門呼官吏俯伏於前左右傳聽郎君指揮斥罵良久寔不曉一語其後但聞明日金帛未足便獻殺官吏重足人人求死無所號泣於此冀感動之敵終不息自帝蒙塵以來雪雨不止物價日翔斗米一千二百麥斗一千驢肉一

斤一千五百羊肉一斤四千猪肉一斤三千今不復有  
也小民於池中取魚藻五味芼之以賣城中猫犬幾盡  
游手凍餓死者十六七遺骸所在枕藉百官不復入局  
日至御路接駕父老迎候者日以數千萬計各持手爐  
羅列於南薰門或相與集大眾謹呼曰百姓忍惡難虞  
至此吾民自當之願天相我國家且還乘輿言已再拜  
至有燃頂煉臂剖心鑠口者后妃百官胥吏於里閭僧  
臺縵闕迎繙迎流以祈禱諸食糴米肉肆差官吏給函木

然終不能及衆 宣和錄曰駕前傳到聖旨為天陰打  
毬未得所以車駕未回然人揣敵情不在金銀矣或疑  
敵往河北南京皆失利欲挾吾君以令之莫測其故隔  
日霧氣四塞至此日未收輦景靈宮供俱納軍前退還  
太祖皇帝殿什物回令張設如初 大元帥府黃潛善  
議貽書折金人耿南仲難之中興日歷曰黃潛善與副  
總管楊惟忠領兵既至元帥府軍聲益振潛善獻說於  
王曰持登城不下之詔幾旬矣敵訖不退城中漠然不

知動息且師直為壯曲為老何不與辯曲直大王何不  
貽書二太子道靖康初入敵寨結盟事又昨渡河本緣  
和好遽料深入不相值上迫父兄之被圍下迫軍民之鼓  
勇遂建大師以援王城若會合天下之兵以曲直為勝  
負事未可知會捧登城不下之詔不敢進今踰時矣士  
大夫信大金之有義而戰士憤大金之不遷萬人不能  
制鼓勇而進害兩國和議之大傷登城不下之恩豈不  
重哉耿南仲難之曰敵人恃彊悍其勢焰方張何可與

口舌爭曲直且金求大王急自曹輔之歸彼方以不見  
大王為恨得此言知大王駐東平求太上及皇帝手書  
迫切之言速大王歸則大王歸乎不歸乎歸則有不測  
之禍不歸又重違二皇帝之詔且大王仁孝得二帝手  
書必泣涕而歸而一行士吏多東京人久客思歸必歡  
大王歸內則蹈不測之禍外則天下勤王之兵無所統  
一凡招來巨魁倚大王鎮撫不生亂歸必外自亂外亂  
則敵人併力於內矣不如勸大王養威望於外使金人

莫測此上策也潛善又曰不可令大王貽書恐知所在  
此說是也門下侍郎何不貽書二太子乎門下侍郎貽  
書則曰以師傅舊僚出申和好聞金人深入便宜起兵  
其他如前之說且效孫仲謀遺曹公書春水方生公宜  
速去今金人喜寒而畏暖書宜曰天時向溫公宜速去  
南人喜暖而惡寒兵益得利一旦大進有不利大國南  
仲又難之曰此皆口打敵非論寔也若金人回書約日  
索戰度吾兵之勢力衆寡可戰否不戰則自屈矣戰則

勝負未可知也故前說以謂不如養威望使金人莫測  
潛善二說不行快快乞進兵戍曹州以張暎高公輸王  
善丁順孟世寧溫宗建李大鈞張宗王澈董議等諸軍  
皆聽節度後北道總管趙野宣撫使范訥副元帥宗澤冀  
州守權邦彥發運使翁彥國子判官向子諲等論偶與  
潛善意似子諲遣使臣柳珪書遺金人其文云會合勤  
王兵馬所言畧如潛善之說金以亳采等州守禦所兩  
大帥牌果約日索戰語不遜諸人不敢答且留柳珪別

遣小使臣持書云刻日待報潛善聞之始愧前說之非  
大元帥府以楊惟忠為都統制辛彥宗為先鋒統制張  
喚以二千五百人高公輸以二千五百人前去興仁府  
王澈將安肅軍二千人前去軍州駐劄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九日己酉盡二十六日丙辰  
十九日己酉駕在青城開封府榜不得擅打軍器准樞  
密院劄子訪問舊城裏外諸坊巷居民等近來往往撰  
造言語喝說事端聚衆以防護為名于爐頭打造刀器

慮恐引惹生事却致驚擾深屬不便劄送開封府疾速出榜曉諭約束施行右出榜朱雀門曉示并鐵爐戶自今後不得依前亂有打造如違杖捉赴官重法斷遣

二十日庚戌駕在青城風雨益甚開封榜云駕前傳聖旨只候天晴打毬大會了便回內仰軍民知悉是日寺觀祈請許士庶燒香坊巷各請僧道作場自諸王宗室執政侍從及寺監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貼黃榜自宣德門羅列道場僧道作緣事至南薰門不絕香滿天街

潛泳洋溢忠信之士燃頂煉臂銷口跪於南薰門父老持香爐於雪中拜跪哭泣者無數

二十一日辛亥駕在青城榜不得生事是日駕未有回期京城流言頗洶懼諸城夜有金人下城擄掠者亦為百姓掩殺甚多榜云軍民近有以穢水代酒在城與金人博易幾至生事至今敢以諸雜博易者並行軍法  
二十二日壬子駕在青城御批付徐秉哲打毬畢便還金銀並限來日交納軍前盡絕開封府捕斬百姓李

寶等一十七人籤首令衆四壁軍民見聖駕未回上下  
疑懼妄造言語傳播不一有乞請軍器以備緩急者官  
司不許往往結集私造復慮其生事乃捕造語言鼓衆  
者一十七人戮於市李寶其首也寶善角觝都人號為  
小閻索各以長鎗籤其首令彈壓往來四壁令衆 吳  
革乞至軍前計議不報上在敵寨未回吳革請於樞密  
孫傳張叔夜欲因事至軍前計議叔夜問曰計安出曰  
革所論者三一車駕還內二金人歸國三革死遂留革

劄子繳奏言草有兩朝萬世乂安之策願至軍前口陳之不報

二十三日癸丑駕在青城又御批付徐秉哲御批曰朕於土床之上睡者凡二十餘日矣不敢憚勞凡有所須卿等且竭力應付四壁又置場買銀以鉢銷秤盤折耗比元數少五十萬兩欲足之也開封府榜令元開質庫者仍舊開庫官司慮細民轉易不行也乃揭榜曉示令在京開質庫者須管仍舊開庫如不開許人告賞錢五

十貫自城陷之初質庫皆閉至是亦無遵從者增置糴粟米場賣柴炭場圍城日久餓死者相屬於道監國皇太子令旨增置糴粟米場賣柴炭場每人粟不過五升薪不過五十以市價比之少十分之一二故赴場糴買者士庶相雜集英殿修撰陝西五路經畧使知永興軍范致虛率兵勤王至陝州克潼關封氏編年曰先是范致虛在長安措置兵馬守禦丙午年和河東汾潞石隰而南皆無故致虛作守河計以河東置諸度外河

西汾流堡壘相望招募諸色人借補官資僧道技術如  
趙宗印張孝慶等皆補募屬統制官者莫知其數或  
獻守河之計且設砲棚千斤碓鹿角冑索如兒戲者甚  
多致虛素不曉邊方兵草事往往取獻陳者利便按文  
施設軍民與州縣不勝其擾已撰散金歌效子房散楚  
歌使人刊板於金人寨旁及張掛州縣是時敵勢強盛  
諸將聞風而畏多逗留不進且有相率以降者敵乃驅  
其男婦老幼而去歌意蓋擊動北去軍民母為敵用而

望其盡力于朝廷故有北人半是南朝民食祿南朝  
終為君失意暫時辭漢主彷徨不忍痛思親云又以  
詩與運使桑景詢云參旗井鉞出西秦糾合諸侯付老  
臣風引旆旌趨魏闕雪晴宇宙滅天塵寒威等郤邉人  
懼炎運方隆廟畧神已見旄頭墜天外乞身當喜及今  
春宗印者汾州孝義縣人本姓趙落髮為僧作萬化長  
老遭亂欲避地因過河中府題詩於佛刹曰七十勞生  
西復東鄉閑在望念飄蓬大遼半歲九分盡全晉一年

千里空周召已亡無善政蔡童雖死有餘風華陰乞食  
商山去岩谷幽尋四老翁安撫使席益見之遣人追因  
與語大奇之薦與致虛致虛謬不知兵見宗印談兵口  
舌以為奇士乃令還俗用便宜累借中散大夫直龍圖  
閣為節制叅議竒兵軍止以統制王偉萬李道峰宋戡  
等並聽節制宗印請築長城起潼闡迄龍門雖致虛行  
移峻息而上下皆以為是築城及肩應命而已宗印  
以僧為一軍謂之尊勝隊以行童為一軍謂之靜勝隊

而河東僧行多竄名軍中亦有補官者致虛會五路兵  
欲勤王赴援京師屯軍華陰有京城東壁統制韋知幾  
者破城時得出奔過致虛杜常夏倣告以京城已陷常  
倣以知幾見致虛致虛謂常倣搖撼軍情乃曰京城豈  
有可陷之理因問知幾知幾給言知幾本是勤王兵不  
曾到京城而兵已潰但聞京城守禦如故致虛以知幾  
告諭於諸軍以明京城守禦平安執杜常夏倣曰向來  
使杜常勤王之師應援京城遂聽潰兵虛言中途而反

夏俶保護陵原不能守爾等二人更相倡和縱兵劫掠  
驅虜婦女輒敢入閨脫或京城失守臣子聞之即當奔  
之共死爭忍觀望奔潰所過焚毀理合誅滅免爾家小  
遂激令二人於帳前號令榜其所由兵將聞之莫不驚  
悚軍民大振有自京城奔走至者言京城已陷軍心皆  
不安致虛與宗印議進兵致虛由陸路先令宗印以舟  
師趨西京正月致虛中軍至陝州先是金人犯京師即  
以兵五萬守潼關扼西兵故兵不得進諸軍日與金人

接戰攻奪潼關自正月至是凡十餘戰方得潼關士卒死傷甚衆宗印至三門進亦累獲小捷致虛乃授宗印河東制置使節次發兵軍容整肅出潼關 唐衆家集曰先是宣和七年知永興軍帥臣范致虛提六路兵勤王留連不進公時知同州三移書責之第一書曰伏見金人侵逼都城戒嚴百五十餘日矣臣子區區憂國之心以日為歲當食而歎中夜而起痛哭流涕無所容身憤懣之氣填塞胸次慙思妄發不識忌諱殫千一之慮

胃再三之瀆誠不忍箝口結舌碌碌自同於衆人以負  
國士之知且失王臣之節用是剖心而重有陳焉自改  
歲以來屢因便遣使之說欲知朝廷旨意窺測金人狀  
據險屯以圖大計議論迂濶文字曖昧不能激發機慮  
遂致兵家之奇計流為書生之常談某不才不敏之罪  
也痛其咎悔夫復何言今若懲前言之不伸視後患而  
不自言是負知已也是負國家也是欺天下也今日之  
事可為朝廷慮者三可為閫中慮者五輩洛榛梗畿甸

駟騮和議之謀既乖迫脣之勢愈甚君父宵旰之憂誰與戡難宗社磐石之基誰與圖存此可為朝廷慮者一也都城之中兵民無慮數百萬圍閉日久廩薪日久人既艱食誰有鬪志此可為朝廷慮者二也中都以秦兵為牙爪者不足恃而所以為根本者莫能固矣此可為朝廷慮者三也十日遯場之潰方且招集十四日尹陽之北繼以奔逃誅之則不可勝誅招之則未必為用不招又恐聚而為寇此可為關中慮者一也潼關之險雖為

可恃而禁谷亦方可軌黃河之津雖有守禦而藍田自  
可越關其他諸谷已為通達此可為關中慮者二也諸  
司錢糧刻刷殆盡庫藏為之一虛頻年調發殆無虛日  
民力為之困弊掊而取之則為國斂怨取之有限則必  
乏軍此可為關中慮者三也兵之馳逐恃馬以為命兵  
之精銳恃器甲以為衛此日大軍既潰馬之失者十几  
五六器甲之失者十凡八九一旦選彊騎則馬不適士  
治堅甲利兵則器不違用以此禦敵安能為雋此可為

關中慮者四也陝西五路控制西夏以扞關中比聞夏人侵掠鄜延近界攻圍環慶諸塞為金人鷹犬之用使中國人有腹背之患此可為關中慮者五也據山河百二之險自古號天府之國保關中所以衛京師脫若關中有警則所以為朝廷憂者又不可勝言也經畧左丞忠義一節勤勞百倍所以為國家計者至矣盡矣然軍中之事誰為諮詢麾下之將誰可倚仗今且竭心思苦筋骸朝夕從事於帷幄之間恐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而變有不可勝應矣自古戡大難定大事者必有戡力  
之人相與扶持乃能有濟莫若合諸使者及摠管帥臣  
相與訂議以圖上策檄蜀師及川陝西路使之輸財用  
輦軍器市戰馬以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  
庶幾可圖再造之基贊中興之業孰不聞風而悅心慕  
義而影從者哉况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遭此多難乃  
臣子見危致命之時必有慷慨陳義以徇國家之急者  
要恃我公為主盟爾某辱知遇之厚屢陳瞽言比論守

要害以妨不虞治後軍以張聲勢已蒙施行是終不以其愚而拒絕之也某敢不効愚衷冀經綸之萬一乎盡言以招過某不敢辭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非公其孰能當之不宣第二書疊辱鈞誨謹當佩服河右之舉俟蒲中定日前詣次輒有愚見事闊體國冒昧言之今日勤王之師欲圖再舉已失事機和戎之議專使薦至共聞詔旨藩臣固不當便文有司豈可抗命况親屈帝尊就見二帥有宗社再安生靈全活恩深德厚之語其謀議已

定矣若舉忿兵臨勍敵未為萬全之策深慮京師以孤  
城開關延敵欲二聖鸞輿不驚九廟筭屢不移佇俟退師  
再圖基業今若抗和議之使必欲鏖戰金若悔盟肆其  
毒心別生奸計則上害宗社下害都人其禍豈小哉鈞  
意若以此詔為非真即當遣使奏稟若是詔書豈可不  
承前日殺包修武今殺董宣贊非獨不受命並與使者  
而戮之此陝之封人大誤國事不可不治也前嘗懇懇  
上稟乞差官管伴使命前來根問因依以辨真實若以

為疑自合奏稟以審朝廷的意因而窺測敵情不虞再三之瀆疊貢千一之慮政恐傷害生人廢格詔命老師養寇為患滋深今一舉而戮二使則招禍甚矣自城下興師以來將帥無謀屢戰屢北誤國至此慟哭流涕不忍言之然強聒不已者非惑於流言而為喋喋也誠恐抗詔出師結怨連禍已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為今之計以勁兵守殺函之險遣使稟朝廷之命且治殺使之罪以伐金人之謀堅壁休兵徐為之計捨此之圖其禍

有不可勝言矣幕中多英才麾下必有良將誰肯為  
此言者某愚憲徇國不識忌諱其言不利於今必驗於  
後大望左丞大資審聽而深思之古人有云以國士待  
我我以國士報之某敢行焉第三書竊惟經畧左丞先  
生統師入援以安社稷忠義之心天實臨之然沿路將  
兵臨敵潰散聞之痛心繼以流涕尋遣人招集遂旋發  
遣日夜深思恐金人乘間別肆奸計累具劄子申陳防  
守利便已蒙施行強聒不已齋沐裁書具呈可為朝廷

慮者三為關中慮者五欲走人贊於鈞座然心之精誠  
事之機密口不能宣書不能盡繕寫鍼封未敢遺行

下漏

字五所不為送白馬寺造車蓋欲輦載而歸又聞四月

初盡過河清於今月十三日宵遁歸州具言事狀以此

參驗信其不誣但金人恃強迫脅求城下之盟必貪厚

賂要重質而歸今雖有渡河之期須以勁奇殿後未審

諸路之師如何盡發間道入援最為上策前嘗具陳未

審鈞旆戒行入援遂勤王否前此遣發勤王兵馬及糾

合入援之意須先遣人具奏庶幾朝廷知忠盡之意如  
洛陽使若已具稟或留或遣更乞審處其餘非紙筆所  
能究者託張倅面覆此其區區欲報知已之意非敢誕  
謾以欺世也亦非矯激以自欺也伏乞察胸中之誠而  
深亮之

二十四日甲寅駕在青城借資軍人月糧米 大元帥  
府以知濱州董誼知隸州趙某各統本部兵屯於單州  
武經大夫知濱州董誼自將二千人到襄慶府朝散大

夫知隸州趙某自將二千人到東阿縣大元帥命單州駐劄

二十五日乙卯駕在青城大雪極寒城中多寒識者以為陰殺之氣而然金人求索諸色人金銀求索御前祇候方脉醫人教坊樂人內侍官四十五人露臺祇候妓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家歌舞及宮女數百人先是權貴家舞伎內人侍上即位後皆散出民間令開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尋又要御前後苑作文思院上

下界明堂所修內司軍器監工匠廣固搭材兵三千餘人做腰帶帽子打造金銀係筆和墨雕刻圖畫工匠三百餘家雜劇說話弄影戲小說嘌唱弄傀儡打金斗彈箏琵琶吹笙等藝人一百五十餘家令開封府押赴軍前開封府軍前爭持文牒亂取人口攘奪財物自城中赴軍前者皆先破碎其家計然後扶老携幼竭室以行親戚故舊泣涕叙別離相送而去哭泣之聲徧於里巷如此者日日不絕

二十六日丙辰駕在青城何稟自軍前回傳詔入城糴米以濟百姓何稟自軍前回傳詔云朕見兩元帥議事畢還內天寒民困無煩於雪中候駕以受凍餒已令廣置糴場米賣柴以濟饑貧朕負百姓出涕無從百姓聞之無不感泣頒詔之後就相國寺定力院興國寺置四場糴米許人糴三升每升六十二文民始蘇矣然官司措置少法強者受利而小民惠少乃榜絕軍人不得入場男女分日由是稍均金人來索什物儀仗等宣

和錄曰自帝蒙塵金人館於齊宮夜擊柝還巡二將既  
不許見日遣蕭慶須索城中物脇帝傳旨取之從正月  
初十日以後節次取皇帝南郊法駕之屬是日尚書省  
奉軍前聖旨令取五輶副輶鹵簿儀仗皇后以下車輶  
鹵簿儀仗皇太后諸王以下車輶鹵簿儀仗百官車輶  
儀仗納器法物禮經禮圖大學軒架樂舞樂舜文二琴  
女媧笙孔子冠圖識竹簡古畫教坊樂器樂書樂章絲  
器明堂布政圖閏月體式八寶九鈞元圭鎮圭大器合

臺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館書籍監本印板古

聖賢圖像明堂辟雍圖皇城宮闈圖四京圖大宋百司

并天下州府職貢令宋人文集陰陽醫術之書

如元白井  
元祐諸名

人文尤愛慕諸科醫工百七十人教坊樂工四百人金玉雜

役諸工

如消碾染刷繡摹畫針線木漆帽帶皮鉄之類

課命卜祝司天臺官六

尚局搭材修內司廣固諸寺諸軍曹司並許以家屬行

日下津搬赴南薰門朝天門交割不得住滯又取內人

街坊女子弟童人及權貴戚里家細人指名要童貫蔡

京家祇候凡千餘人自選端麗者府尹悉捕倡優內夫  
人等莫知其數押赴教坊鈐擇開封府尹四壁官主之  
俟採擇里巷為之一空上皇所出內人雖已嫁者亦徑  
取以往告報下如鵝鴨趨湯火開封府捉事小火下搜  
捉免一人至千緡或願入小火下之家充其婢妾者至  
開封府皆蓬頭垢面不食作羸病狀覲得免而開封府  
尹徐秉哲自置釵粉冠挿鮮衣令膏沐粉黛盛飾畢滿  
車送軍中父母夫妻抱持而哭觀者莫不歎欷隕涕皆

內侍鄧珪之謀也初內侍承宣使鄧珪傳宣河北為金  
所得降之用事軍中教令呼索至是又請珪家屬及官  
吏士人僧道醫卜千餘人并珍寶雜色藥材等皆以萬  
數秘帑百司所有至此殆盡凡人間有用之物京師蓄  
儲取之畢足如奉使及河外守臣親屬取以往嘗須冠  
子一色萬餘頂他皆稱是又取書錄及所藏古器又取  
車輅冠冕及女童六百人教坊樂工數百人鴻臚卿康  
執權少卿元當可寺丞鄧肅押道釋經印板校書郎劉

才邵傳宿國子監主簿葉將博士熊彥詩上官悟等五人押書印板并館中圖籍往營中交割鴻臚寺丞趙子  
抵燕雲錄由金人既破京城金帛子女象馬寶貝盡為  
擄奪甚人乃說尼堪曰今日破國而掠取太甚天下後  
世所譏於是又取圖籍文書與其鏤板偕行其所欲不  
在是也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千七百片是時子抵  
為寺丞使之管押隨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

七八八至  
八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席慶年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丁巳盡二月六日丙

寅

二十七日丁巳駕在青城詔尋康王所在中書舍人張  
濤齋詔開德府下訪尋康王初宗澤領兵駐於開德府

揚聲康王在軍中金人聞知以人馬護送中書舍人張  
濬齊上蠻封詔召王還京師於城下呌問守禦人兵報  
以康王不在本府仍不知屯駐去處金人與濬乃回

金人取索香藥并諸色人 宣和錄曰金人來取內香  
藥庫市易務藥物生熟藥太醫藥院及諸處營造彩  
色藥工部頭司天臺陰陽官象牙犀角三千株蔡京  
童貫王黼家姬四十七人大晟樂工三十六人

二十八日戊午駕在青城雪始霽黎明御史臺告報百

官接駕是日告報百官并赴南薰門接駕士庶奔墳充  
塞道路已而殊不聞耗謝克家作憶君王詞云依依官  
柳拂宮牆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  
王月破黃昏人斷腸聞者莫不垂淚大元帥府駐劄  
兵禦退金人京東轉運判官閻丘陞召募勤王兵三  
千人赴大元帥府前屯濮州敵騎至濮州陞禦之又敵  
騎至曹州黃潛善兵禦退之范納趙野屯南京遣使臣  
趙哲獻書帥府哲將家子有膽畧以百騎分三隊道與

金人三四戰獲數級奪馬三匹以獻

二十九日己未駕在青城金人來索諸人物金人又來索尚方藥餌以至樽罍籩豆微至奕碁博戲之具無不征索車載而往者不可勝計人心扼腕殊不安貼留守司奉聖旨令多差人搬擎所頒儀仗等物後搬發盡絕車駕還內又取應拜郊合用儀仗祭器朝服法物並應於御前大輦內臣諸局待詔手藝染行戶少府監文思院等處人匠秘書省車輅院官自二十五日搜索夫

人倡優等選擇又征求及戚里家女使等不可計數車輶運送者已盡肩輿以充貨轎之家盡取無遺被選出城者號慟而去親戚有泣別於門者又抑內官二十八人百伎工藝等千餘人赴軍中哀號之聲震動天地民情極於皇皇迫於凍餒又多剖剥者五十貫賞以止絕殊不戢差董趙權司業監起書籍等差兵八千人赴軍前

三十日庚申駕在青城官吏士庶雲集候駕金人又索

諸人物是日又取畫匠百人醫官二百諸般百戲一百人教坊四百人木匠五十人竹瓦泥匠石匠各三十人打毬弟子七人鞍作十人玉匠一百人內臣五十人街市弟子五十人學士院待詔五人築毬供奉五人金銀匠八十人吏人五十人八作務五十人後苑作五十人司天臺官吏五十人弟子簾前小唱二十人雜戲一百五十人舞旋弟子五十人金輅玉輦法物駕儀仗駕頭皇后玉車宰相子弟車諸王法服宰相百官朝服皇后

衣服御馬御鞍御塵拂子御馬二十匹珊瑚鞭兩條御  
前法物儀仗內家樂女樂大晟樂器鈞容班一百人并  
樂器內官腳色國子監書庫官太常寺官吏秘書省書  
庫官後苑作官吏五寺三監大夫合臺官吏左司吏部  
官吏鴻臚寺官吏太監局官吏市易戶官吏大內圖夏  
國圖天下州府尚書省圖百王寶錄宮圖相國寺圖五  
岳觀圖神霄宮圖天寧寺圖本朝開立登寶位赦書舊  
本夏國奏舉書本紙牋紅銅古器二萬五千酒一百榦

米五百石大牛車一千酒單一千涼傘一千太醫局靈  
寶丹二萬八千七百貼 封氏編年曰是日解內夫人  
及戚里女使以未已午刻方以車載數百近南薰門時  
官吏亦俟駕於南薰門內而女使輦車上斥罵大呼曰  
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輦塞金  
人意爾等果何面目諸公回首緘默而已

二月一日辛酉朔駕在青城糴譚稹家米撤高俅楊戩  
等第宅賣以濟民先是籍譚家貲約白米二千石豆粟

亦如之至是委發糴以濟小民又拆毀高俅楊戩第宅  
出賣柴薪

二日壬戌駕在青城金人再取索諸人物是日來取索  
妃后服琉璃玉器再要內夫人雜工伎伶人內官等家  
屬開封府追捕極峻穿係大繩交刃防送號呼不絕於  
道榜曰奉駕傳指揮多差人津送大金所須應干物色  
盡絕聖駕方回

三日癸亥駕在青城監國出令增置糴米塲數十所金

人取絲一千萬斤河北剋絲六千八百疋

四日甲子開封府榜再根括金銀 汴都記曰先是正  
月內金帛見納比元數金百之一銀十之一表段十之  
二惟絹有留守司申狀城中所有止如此如有隱蔽同  
受軍法二月四日奉聖旨根括金銀應副大金已具了  
絕事狀却有收回軍前內官藍訴醫官周道隆樂官孟  
子書等經元帥投狀稱有金銀在家窖藏乞取前來遂  
致元帥怪怒差人賚鋤鑊入城廝取內侍鄧珪及教坊

人所窖金銀於是開封府出榜再行根括

五日乙丑駕在青城太學生黃時傳上尼堪書書曰竊聞之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若夫樂容悅而憎鯁切取諛美而捨忠良雖堯舜無以致治時傳淮右寒生家習儒業老父蒙誨訓之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固可輕言自取戮辱由是鉗口結舌守分固窮未嘗敢以片辭辨是非方今國家艱難苟有見聞寧忍甘蹈盲聾之域非不知身為宋氏之臣不當以狂斐之辭干

冒元帥也非不知一言忤意死未塞責也直欲內報吾君之德外光元帥之名一身九死又何憾焉傳竊聞我宋自崇寧以來奸臣誤國竊弄威柄者有之妨公害私者有之大啟幸門壅遏言路而元帥因之遂有此舉道君太上皇帝親降詔書反自痛責斷自宸衷乃傳大寶今聖皇帝即位以來達丁國難然以孝行夙彰天人咸服今元帥歛城不下蓋以此也伏覩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國書止為催責金銀表段有云所須之外亦不

必取是知元帥行仁義之兵也比者聖駕躬詣軍門議  
加徽號幾一月遲留未歸詔旨雖曰軍前迎待禮數優  
異保無他虞奈何居民朝夕思念燃頂煉臂延頸跂踵  
以望御車之塵也元帥豈不念天生斯民而立之君以  
主治之復索須他物絡繹不絕參酌以情雖不足以報  
萬一而方策所載自昔及今未聞有大事既決反緣細  
故而延萬乘之君者證以國書似非初意愚竊惑之念  
我國家曩者傷財害民之事構怨連禍之人尚可目

也曰內侍伶倫美女是已曰宮室衣服聲樂是已今軍前一一須索惟復謂此悉皆國害堅欲為我痛鋤其根株耶亦驅挈歸境以為侍奉之樂耶軍機深密非愚陋可得而知也兵法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侈奢又曰為彫文刻鏤技巧舉飾而傷農事者禁之願元帥詳鑒此章孰思正論殺人以梃與刃無以異也儻使宿奸復被新寵是猶禾莠相雜而耕者未耘膏肓之疾而醫者未悟則將日漬月浸習以成風不害此

而害彼何時已矣時偶懵不知書愚不練事事雖切其  
意甚忠事雖小所關甚大方議修書鋪陳而見未及形  
言乃自禍嗚呼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老蠹巨惡難逃覆  
載中矣且如內侍藍訐醫官周道隆為平昔倅濫渠魁  
今取過軍前坐席未煖乃忘我宋前日寵恩之優不思  
兩國修講和好之始妄興間牒稱有金銀在家窖藏遂  
煩元帥怪問考斯人用心則粉骨碎軀難塞滔天之罪  
請論之昨明降聖旨根括金銀以報大金全活生靈之

恩雖盡力不可惜人情朕苟可以報金國者雖髮膚不  
惜只是有要者盡取於是有司累行勸諭及指為禁物  
稍有隙藏以軍法從事其措置根括非不盡心上至宗  
廟器皿下至細民首飾鑿其所有願酬再造而天子且  
曰朕苟可以報金國者髮膚不惜凡為臣子固為體國  
憂君足馬以上盡令送納據訴等不務濟朝廷之急報  
元帥之恩輒至冒典憲埋窖金銀懼吝懦逆無如此之  
甚者若使未過軍前則人人蓄為至寶論當時根括指

揮已合誅戮竊恐逐人昨緣有司根取稿賞因被囚禁  
挾此為仇妄意生事罪尤不可赦也愚謂斯人正當擾  
攘之際猶敢懷奸罔上取佞一時異日為國患也必矣  
亮元帥智周萬物不待斯言察見罪狀文王問太公為君  
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計勿逆而拒聖人垂教良有以也  
伏望元帥大乾坤之度垂日月之明毋納諛言以玷大德  
將藍訴等乞賜行遣徇首京城不惟掃蕩宿孽又少懲  
戒後人仍願元帥全兩國之好以順生靈之請使鑾輿

早還禁御軍前或有所闕朝廷亦不違命垂之青史傳為盛事豈不贊哉

二帥請車駕赴毬會 宣和錄曰是日二帥傳令請皇帝赴打毬會上在青城齋宮乘馬至毬場二帥令悉屏騎從止何槩馮澥曹輔郭仲荀從分庭設兩位上東面西向尼堪西面東向酒七行斡里雅布繡衣打毬為樂以獻上曰今日得觀盛禮豈敢重勞元帥斡里雅布打毬罷就令諸將打毬復酒二行上起身謝曰某久留軍前都人

望欲乞早歸尼堪云待那里去上失色更不復言罷歸  
尼堪幹里雅布與上同上馬送至行宮曰天命如此無可奈何  
上至幕次羣臣迎拜上悵然不怡何槩色甚憂問開等  
策將安出蓋幹里雅布策馬送上已有天命之言故也竟  
夕憂惶不知所至聞軍前已擊毬車駕有還期都人大  
悅至是傳言駕回接者不知幾千萬皆不能行晚云來  
日入城開封府榜再根括金銀除從官以上及合赴  
常期外應干馬並限初七日盡數赴軍前交納

六日丙寅駕在青城金人變議遣內翰吳开學士莫儔持金人文字入城 宣和錄曰是日早自百司官吏都人盡往南薰門接駕至未時敵人掘斷南薰門踏道自上出郊遣御帶王孝傑入城撫諭都人逐日候駕雖風霜雨雪不憚是日孝傑不至人心大恐頃之有榜傳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來日往軍前懇告元帥乞駕早還至晚金人遣內翰吳开莫儔持金人文字入城孫傳等數人讀號絕欲死聞初五日之擊

毡也國相就賓席執禮甚恭上語則起身側聽答畢復坐而二太子馳擊墻下酒七行畢上離席曰欲入城國相者蹙額不懌既退二太子送至行在殊有眷眷之意馬上或傳語莫能曉金人再譯似謂天命有歸者衆皆惘然上尤憂沮然見其禮數勤腆不以為意也遂復以歸意懇之乃云國相來日尚欲相見已而果有使來國相語問所以歸之意荅以安撫百姓及催促應副軍前別無他象謂歸期決矣咸有喜色至初六日拂旦來請

上即移駕扈從官猶整服而進謂果得還也才出門忽有徹黃屋者衆方驚愕外則已望北方設一香案隨駕各官於百步外排立上獨前下馬望香案兩拜讀詔訖數金人擁上乘馬而去繼引宰執從官跪聽象皆叩頭哀請竟不從每宰執一人監以二金兵侍從一人監以二燕兵各分散 假楚錄曰二月六日夜遣翰林學士承旨吳升翰林學士莫儔持書入城書曰大金元帥府遂以降表申奏今聞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於宋人而

宋人惇德故去歲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  
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非迹變愈速是致再討  
猶敢抗師洎官兵併力擊城摧破方伸待罪之禮况近  
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今既伏罪且從  
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師  
行止為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茲  
土其汴都人民許隨主邊居者聽所降聖旨在前令請  
宋宰相文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恭請上皇以下后妃

凡女及親屬王公之屬出城仍勾集耆長僧道軍民  
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  
所貴道德隆茂勲業者舊素為衆所推服長於治民  
者雖無衆善有一於此一令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冊命  
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侯得  
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  
日右金吾衛上將軍右都監押右監軍押皇子右副元  
帥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押安班貝勒都元帥

左闕升儔又出上軍前批付留守孫傳云今月六日大  
金書詔以屢失盟誓別立異姓仍依宣旨專候上皇以  
下后妃諸王公主已次內旅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  
故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為百姓之幸非細今  
因元帥差人賚文字入城附此誠意幸為曉然早請上  
皇以下舉族出城諸事並依元帥指揮方是長計無拘  
舊分妾為禍亂速招連累中興遺史曰初城陷之始  
上出郊尼堪索上具降表遣人持往其國至是復回持

到金國詔書讀畢尼堪令吳升莫傳傳金國回文入城  
惟用事孫傳王時雍徐秉哲范瓊輩知之仍共相密議  
發遣龍德寧德兩宮及妃后親王駙馬之屬未敢使軍  
民通知時間巷皆喧言消息不好而已 李若水抗論  
罵敵是日讀詔罷尼堪使蕭慶脫御服若水向前抱持  
上令不可脫云何得亂政此是大朝真天子你等外臣  
不得無禮左手抱上右手指尼堪以罵之被數番人打  
破口面流血扯過一邊見上脫了御服即時氣絕倒地

少頃人各散去若水亦稍甦有數十金人甲兵守之俄  
傳國相令云須管好李侍郎存在有謝寧者若水虞  
候也時在側遂令寧扶若水到青城左掖門側廊屋內  
將理司馬樸移書二將責以大義先是朝廷凡遣使  
造金壁多不得見二將或踞坐帳中使甲士執引使者  
趨拜庭下司馬朴之使也問其族曰先祖大丞相光曰  
賢者之後稍加禮再往返召對宣德門除兵部侍郎城  
未陷時被拘留是日朴以金人變議移書二將責以大

義二帥雖不聽然重之 孫覲辭免制狀曰二月五日  
赴擊毬之集比還已不憚何稟亦有憂色六日淵聖復  
遣臣抵孫傳命臣坐賜食且曰卿與朕同艱難之苦  
無憚行朕不忘卿也臣頓首曰主憂臣辱何憚一行既  
出獨怪聖語遺勞如此莫測其故比出館忽遇鐵騎數  
隊分立泰禋門外見之大驚行次籍田復為數騎所遮  
留止牆隅間而內使金淵亦來徐見三百餘騎自南北  
至田一夫舉鞭之而身在中矣未幾鄭寬之梁平王孝

竭王宗汚自城中來亦留不遣薄暮使人傳國相令召  
臣等入青城伺候內東門一人出小紙傳喚梁平王孝  
竭王宗汚金淵四人姓名與俱入留臣寬之待門外即  
見四人者出臣挽孝竭等問知其故驚悸失聲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八